

一·曾經新月映詩壇

方令孺傳

夢之儀

她穿著淡灰色的綢袍，頭髮向後梳，兩頰微紅，思想從筆尖流下……美貌與才情並艷，這是曾與巴金、梁實秋、陳夢家、吳宓、靳以及常任俠的密切往還的詩友、新月派女詩人方令孺；她像是夏夜的流螢，光明隨著季候消盡。是海上的漁火，在波濤裡閃爍。



曾經新月映詩壇

方令孺傳

夢之儀

曾經新月映詩壇 ——方令孺傳

作 者 / 夢之儀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陳宛鈴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8 月 BOD 一版

定價：32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楔 子

2009年夏秋的某一天，傍晚時分，我正在家裏看書，一位朋友發來短信問我，大致是，陳子善教授新著《邊緣識小》裏收了一篇〈聞一多集外情詩〉，你看到了嗎？因為文中提到的聞一多集外情詩〈憑藉〉，是為方令孺而寫。這篇文章我是早就看過的，是陳子善教授公開發表後我從網上搜到的，當然《邊緣識小》也是一出版就去買來的。

今天，2010年的元旦，我開始動筆寫方令孺的傳記，又想起了這個情景。其實，這樣的情景已發生了好幾次，有一天，另一位朋友對我說，《滄海往事》收了一封方令孺寫給趙清閣的信，你也許看到了吧？還有一次，一位朋友對我說，凌叔華的女兒陳小滢《散落的珍珠》一書裏有靳以女兒章潔思回憶方令孺的文章。我要感謝這些朋友的提醒，儘管這些資料都早在我的書櫥了。還有兩件最讓我感動的事，當方令孺的學生裘樟松先生知道我想看看臺灣出版的《方令孺散文集》，他把這本很難見到的台版書掛號寄給我，他竟不怕我不小心「弄丟」；當陳子善教授得知我尋覓方令孺佚作，少了她的翻譯小說《鐘》時，他把收藏的方令孺譯文集《鐘》全部複件了給我。這一件件事，想起來是那麼真切，同時我也知道，關心方令孺的人其實不少，不管是當年，還是在今天。

桐城派後裔、留美學生、新月派詩人、復旦大學教授、浙江省文聯主席，方令孺走過了她的人生道路。

方令孺是怎樣一個人？梁實秋說她「相當孤獨，除了極少數談得來的朋友之外，不喜與人來往。她經常一襲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獨居，或是一個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時候，永遠是帶著一縷淡淡的哀愁。」¹但

¹ 梁實秋：〈方令孺其人〉，《梁實秋懷人叢錄》第226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巴金說「她哪裡是喜歡孤獨？她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²愛孤獨只是她的表相，巴金是瞭解方令孺的，這人間的溫暖對方令孺來說更多的是來自友情。還有一個人也對方令孺做過評價，是丁玲。巴金這樣回憶：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裏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³

九姑就是方令孺。除了這些之外，方令孺身上還有些什麼？讓我們一起去探尋。

² 巴金：〈懷念方令孺大姐〉，《方令孺散文選集》第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8月版。

³ 巴金：〈懷念方令孺大姐〉，《方令孺散文選集》第10頁。

目次

楔子	1
第一章 詩書閬閣	3
第二章 勺園小天地（桐城）	23
第三章 留學大洋彼岸（美國）	41
第四章 苦悶中的抗爭（南京）	53
第五章 新月詩人（青島）	71
第六章 京派作家（北平）	103
第七章 高牆大院的家（南京）	115
第八章 重返故里（安慶—桐城）	141
第九章 巴蜀文人（重慶）	151
第十章 復旦教授（上海）	183
第十一章 寂寞白樂橋（杭州）	217
尾聲	253
尋找方令孺——代跋	255
方令孺年譜	259

楔 子

2009年夏秋的某一天，傍晚時分，我正在家裏看書，一位朋友發來短信問我，大致是，陳子善教授新著《邊緣識小》裏收了一篇〈聞一多集外情詩〉，你看到了嗎？因為文中提到的聞一多集外情詩〈憑藉〉，是為方令孺而寫。這篇文章我是早就看過的，是陳子善教授公開發表後我從網上搜到的，當然《邊緣識小》也是一出版就去買來的。

今天，2010年的元日，我開始動筆寫方令孺的傳記，又想起了這個情景。其實，這樣的情景已發生了好幾次，有一天，另一位朋友對我說，《滄海往事》收了一封方令孺寫給趙清閣的信，你也許看到了吧？還有一次，一位朋友對我說，凌叔華的女兒陳小澐《散落的珍珠》一書裏有靳以女兒章潔思回憶方令孺的文章。我要感謝這些朋友的提醒，儘管這些資料都早在我的書櫥了。還有兩件最讓我感動的事，當方令孺的學生裘樟松先生知道我想看看臺灣出版的《方令孺散文集》，他把這本很難見到的台版書掛號寄給我，他竟不怕我不小心「弄丟」；當陳子善教授得知我尋覓方令孺佚作，少了她的翻譯小說《鐘》時，他把收藏的方令孺譯文集《鐘》全部複件了給我。這一件件事，想起來是那麼真切，同時我也知道，關心方令孺的人其實不少，不管是當年，還是在今天。

桐城派後裔、留美學生、新月派詩人、復旦大學教授、浙江省文聯主席，方令孺走過了她的人生道路。

方令孺是怎樣一個人？梁實秋說她「相當孤獨，除了極少數談得來的朋友之外，不喜與人來往。她經常一襲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獨居，或是一個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時候，永遠是帶著一縷淡淡的哀愁。」¹但

¹ 梁實秋：〈方令孺其人〉，《梁實秋懷人叢錄》第226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巴金說「她哪裡是喜歡孤獨？她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²愛孤獨只是她的表相，巴金是瞭解方令孺的，這人間的溫暖對方令孺來說更多的是來自友情。還有一個人也對方令孺做過評價，是丁玲。巴金這樣回憶：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裏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³

九姑就是方令孺。除了這些之外，方令孺身上還有些什麼？讓我們一起去探尋。

² 巴金：〈懷念方令孺大姐〉，《方令孺散文選集》第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8月版。

³ 巴金：〈懷念方令孺大姐〉，《方令孺散文選集》第10頁。

第一章 詩書閥閱

「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說到安徽桐城，人們自然會想到這句話，桐城人當然更要自得了，這是對桐城文章至高的讚譽。而桐城文章，指的當然是桐城派。桐城派，又名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

有清一代桐城學人如群星燦爛，蔚為壯觀。單說桐城派，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為創始人，劉大櫟為桐城派承前啟後的中堅人物，姚鼐是其集大成者，他們四人被尊為「桐城四祖」；桐城派又有「姚門四傑」，為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姚門四傑受業於姚鼐，不僅篤守師說，而且對桐城派的發展和傳播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是時人對桐城文章的讚譽，更是對桐城派的推崇。

桐城派作為一個散文流派，時間上從清初發端，一直綿延至清末，影響波及五四時期，甚至今日仍受到很多學者的推崇，地域上超越桐城，遍及全國十九個省，擁有作家一千多人，傳世作品超過兩千餘種，主盟清代文壇兩百年，影響極大。

因為桐城派的巨大影響，桐城方氏自然也是赫赫有名。梁實秋說，「桐城方氏，其門望之隆也許是僅次於曲阜孔氏」，這話也許誇張了點；黃苗子則說，「話到桐城必數方」，這話應該是確實的，這些都說明了桐城方氏的名望之高、聲譽之隆。

說到桐城方氏，須得細說一下。

桐城方氏，主要有三方：桂林方、魯劼方、會宮方，他們同姓不同宗，不是一個大家族。桂林方祖籍安徽休寧，宋末自池口遷桐，顯達最早，人文蔚盛，桂林方取「折桂登科如林」之意，被稱為縣裡方、大方，方以智、

方苞、方孝標、方觀承、方東美等名流大家皆出此支。被人稱頌的桐城方氏，指的就是方苞所屬的桂林方。

方令孺這一宗屬魯劼方。說到方令孺，有很多人以為她是方苞一族，其實不然。桐城的魯劼方，其始祖方芒由當時所屬徽州的婺源走獵入桐城，定居於縣城西北十公里的魯劼山，因之得名。魯劼方起初以打獵為生，又稱「獵戶方」，不過，「獵戶方」這樣的稱謂是有些看不起的意思在裡面，一般只在背後稱呼。

魯劼方傳至九世孫方子雅，始棄獵從文，築舍讀書，後世方轉而向學。普羅米修斯為解救饑寒交迫的人類，瞞著宙斯偷取火種帶到人間，這個方子雅，是不是內心有了寂寞，於是點起了魯劼山上方氏讀書的火把？普羅米修斯是為瞭解救人類，人類在受惠，方子雅發出這琅琅書聲，是為了自己的內心，這就顯得非常主動了，他大概已經明白，安撫自己的內心，沒有比讀書更現實更徹底的辦法了。魯劼方一族，值得把這個人的名字銘記。

方子雅長子方澤，清雍正年間舉人，曾為八旗教習，後授兩淮鹽大使，頗有文名，他與同邑姚範、劉大櫟、葉西等號為「龍眠十子」，又與周振采、沈德潛等並稱「江左七子」，姚鼐也曾受業其門下。從這時開始，魯劼方氏文脈大開，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

至十三世孫方東樹，已是赫赫有名了，他是魯劼方中第一個全國知名的人物。方東樹幼承家學，聰穎好學，是姚鼐的得意門生，「姚門四傑」之一。他讀書非常勤奮，每日雞鳴即起，直至深夜，不管春夏秋冬，都苦讀精研從不間斷。知識的積累，終於讓他學問大進。

方東樹住在祖上方子雅居住的魯劼山半天峰，名「半天山居」。半天山居北枕半天峰，西傍坳口山，東依橫崖尖，三面環山，景色秀麗，是奇山異水之處。據載半天山居，一排七間正屋，東西兩邊各建立一拐屋，成「門」形佈局。莊前飛瀑流泉，周圍茂林修竹，景色優雅。

方氏後人、方令孺的父親曾請當時一位名叫金子善的畫家畫了魯劼山先人往跡圖八幅，方令孺的伯父方守彝據每幅圖寫下八首詩，其中〈半天山居〉詩：

吾族勤農耕，一壑共樵隱。
 就中半天峰，高逼星斗緊。
 伯叔兄弟行，比屋通籬槿。
 治田溝壟連，上塚松楸近。
 婚喪行慶吊，先進野人謹。
 小桃春牆開，長棗秋園隕。
 晚曛翠微陽，人牛明在畛。
 日月天上清，風氣古初渾。
 先祖春雲巢，種竹還山筍。
 綰歌啟遊夏，雞黍接曾閔。
 遠識景英懷，高情仰肥遁。
 亦思敦化翁，履蹈儒行准。
 詩書課子弟，方巾誰敢哂。
 即此老成人，一失言不忍。
 更傷母也慈，亂離情事窘。
 披圖憶寒威，雪落山全粉。¹

春天桃花開，秋天棗子落，仔細傾聽，能感受到天籟撥動自己的心音，正是讀書的好地方。

二

說到這裡，一個與傳主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登場了——他是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誠。方宗誠是方東樹的族弟，並事師方東樹在半天山居讀書。

「方宗誠（1818-1888），字存之，號柏堂。北鄉（今魯饒）人。清桐城派著名作家。方宗誠出身儒學世家，父方松，由魯饒遷居縣城西郊毛

¹ 方守彝：《網舊聞齋調刁集》第十二卷，民國刻本。



古老的安慶城

河，竹籬茅舍，
布衣粗食。」²毛
河，也稱毛溪，
位於桐城縣西
北，這個地名今
天還用。

方宗誠於
嘉慶二十三年
（1818）十月初
十生於毛河，他
又號毛溪居士、
病夫等。方宗誠

雖布衣粗食，但胸有大志。他酷愛讀書，每日以賈誼和唐宋名篇高聲朗讀。他十歲時跟著伯父讀書，二十三歲時師從方東樹達十二年之久。待到咸豐年間，太平軍佔領安慶、桐城及其周邊地區，方宗誠作為一名理學家，和他的師兄弟一樣，站在清政府的立場反抗太平軍，但是他身體孱弱，他覺得既然不能和別人一樣推案擲筆馳騁疆場，便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於是舉家避遷魯硤山中，但不廢講習。

這「不廢講習」四個字其實大有內容。

當年的方子雅就是在魯硤山的半天峰下發出復蘇心靈的琅琅書聲；方東樹繼承家學，亦在此讀書，於是有了「半天山居」；這裡，又是魯硤方氏的享堂所在。

這時的魯硤山雖為鄉野山村，但風氣古樸，書聲琅琅。好山好水醞釀好心情，寧靜的山川田野為讀書營造了一個天然的舒適環境，當方宗誠咸豐年間重新回到半天峰時，他又怎麼肯放棄這麼美好的時光呢？「咸豐三年，太平軍陷桐城，避居魯硤山中先世之享堂。堂前有柏半枯，宗誠日坐

² 《桐城縣誌》第818頁，黃山書社1995年9月版。

其下，讀書痛飲，名曰柏堂。」³，於是有了「柏堂書屋」，方宗誠在此講學著書，不亦樂乎，他「柏堂」的號也從其出。

方守彝還寫有〈柏堂〉的詩：

天下兵戈時，逃虛避深谷。
岡茅覆臥龍，門蘿隱棲鹿。
追維我先人，迺躋蹈高足。
維谷在何許，魯飢聚清族。
風雨何所庇，享祀山堂肅。
白雲嶺四圍。清溪流雙淥。
堂中列架書，堂外森群木。
生徒潛追蹤，稿道宏講讀。
人紀載文章，槁脫千毫禿。
出戶金石聲，聽者天人目。
灘泉蝌蚪遊，園露松韭綠。
谷中巾屨來，酒漿羅脫粟。
當時堂上賓，一一皆名宿。
至今山中談，時聚老農牧。
風微一以杳，椒蘭久不馥。
誰慰千秋思，蒼柏表古屋。⁴

「當時堂上賓，一一皆名宿。」此詩讀來，很有點「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意象。也幸好當時方宗誠病夫一個，儒林中人、方東樹的其他弟子因為加入與太平軍的戰爭而紛紛凋零，方宗誠幸運地留在了世間，天假以時，是等待他給魯飢方氏一個振興的機會吧。

³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第1705頁，上海書店1981年3月版。

⁴ 方守彝：《網舊聞齋調刁集》第十二卷，民國刻本。

三

方宗誠酷愛讀書，以後就在桐城勺園原來桐城派四祖之一劉大櫟講學的地方建九間樓作為他的藏書樓。讀書有所成，著就《俟命錄》，「以究天時人事致亂之原，大要歸於植綱常、明正學，志量恢如也。」⁵表達了他積極入世之主張。

方宗誠被人熟知，始於與吳廷棟的交遊。吳廷棟任山東布政使，方宗誠託友人方魯生向吳推薦《俟命錄》，吳又向大學士倭仕推薦，倭仕錄其要為經筵課程。所謂經筵，是指漢唐以來皇帝研讀經史而舉行的御前講席，這樣一來，方宗誠聞名京師了。

咸豐年間，方宗誠前往山東，入吳廷棟幕府，講授經學。一度又入河南巡撫開封嚴渭春幕府。因深得吳廷棟賞識，由吳廷棟舉薦給了曾國藩。同治初年，方宗誠入曾國藩幕府，並負責撰修《兩江忠義錄》。其後，由於曾國藩的舉薦，方宗誠出幕而走入仕途，於同治十年（1871）二月，就任直隸棗強縣知縣，時年五十二歲。

方宗誠入仕，於魯劬方一族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祖上方澤雖曾是兩淮鹽大使，但他的文名基本上僅限於當地；方東樹雖享有文名，是個大儒，但他的一生幾乎都在困境中奔波，並沒有贏得功名，他最得意的時期，也不過是入兩廣總督阮元的幕府，他人生的極致是一個小小書院的山長，可當上山長，其時他已是八十老翁，且兩三個月後便謝世了。方宗誠則不一樣，一方面他是理學名家，據方令孺侄兒舒蕪回憶，當年吳汝綸等到日本考察學制，這才知道日本也有人在講「柏堂」學，可見「柏堂」聲名遠揚；另一方面，他雖僅是一小小縣令，卻已進入官僚一級，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魯劬方從這時起才真正配得上「詩書閥閱」這樣的稱謂。方宗誠給這個家族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直接影響方令孺的父親這一輩，並且間接影響到方令孺這一輩及方令孺女兒、侄兒這一輩。

⁵ 《清史稿》第13430頁，中華書局1977年12月版。

由於方宗誠與曾國藩的關係，曾國藩在安慶時，方宗誠還舉薦了同鄉忘年交吳汝綸，以後，年輕的吳汝綸得以進入曾氏集團，並成為「曾門四弟子」之一。後來吳汝綸回憶時說：「同治之初，君客始旋。吾初私學，君聞謂賢。招攜觀遊，試使為文。搜我篋藏，持獻相君。學匪禽犢，有愧在顏。東南清夷，中冬科舉。已試強我，入謁相府。」⁶這個「相」就是曾國藩。而搜篋，說明方宗誠和吳汝綸很熟。吳汝綸說，他一點不客氣地從我的箱子裡取了這個詩冊給了相君，還非得要我入相府拜謁。



吳汝綸

方宗誠勤於公事，愛民如子，「國藩督直隸，奏以自隨。令棗強十餘年，設鄉塾，創敬義書院，刻邑先正遺著，舉孝子、悌弟、節婦，建義倉，積穀萬石，皆前此未有也。國藩去，李鴻章繼任，亦不以屬吏待之，有請輒施行。嘗歲旱，已逾報災期，手書為民請，並及鄰郡邑，不以侵官自嫌，卒得請普免焉。舉治行卓異，不赴部，自免歸。以學行詔後進，人有一善，獎譽之不容口。勤於纂述，逾時越月輒成帙。」⁷

他在棗強知縣任上十年，除了創建書院、興辦義學等，還創建名宦祠、鄉賢祠、立孝女牌坊、補修縣誌等，為了老有所養，他還修建養濟院，為備荒年，又廣建義倉。每當遇災害，及時勘察災情，兼及鄰縣受災情況，都會如實上報，不避忌嫌。曾國藩去任，李鴻章接任，他還多次奏求李鴻章免除全國錢糧積欠。雖為政一縣，謀慮所言都是宏遠大計，事關全域，李鴻章多採納施行。當時深州知州遊智開，興義學，減

⁶ 《吳汝綸全集》第一卷 76 頁，黃山書社 2002 年 9 月版。

⁷ 《清史稿》第 13430 頁，中華書局 1977 年 12 月版。

浮徵，政績頗著，時人將游、方並譽為「深州遊牧棗強方令」⁸，以表尊敬之情。

這樣粗粗說來是很簡單的，但是方宗誠的三子方守彝給我們留下了一份比較詳細的記錄，讓我們看到了一些細節，其中一則故事是講治盜的。棗強一地偷盜者猖獗，方宗誠的前任李秉衡初任棗強縣令時，一年之間殺盜一百餘人，當時以能治盜出名。一件事情往往有兩個方面，固然是治盜成功了，但殺的盜犯也太多了。方宗誠繼之到任後，翻閱案卷，看到殺了這麼多人，一邊歎息一邊流淚，隨即親自趕赴四鄉，教大家一個辦法，各地的富豪自己出錢雇傭本村及近村的貧民守夜，警鐘常鳴，如果有些地方的富豪吝財不肯從命，以致發生偷盜現象，那麼他這一戶要報案到公堂。「先府君傷責之實有深意，而緝捕之役亦同時併發，晉卿云云，語焉未詳也，其後遵行條，教盜案遂鮮，在任九年，殺盜僅十餘人。」⁹改善治安的同時，還挽救了偷盜者的性命，仁者也。

方宗誠勤政之外是勤學。他於治堂邊設一書室，有公事來的時候處理公事，處理完公事又去讀書，真可謂公事、讀書兩不誤。由於他的勤學、苦學，方宗誠在棗強的幾年，官職不大，卻把學問做大了，成了全國知名的理學家。

為官九年有餘，方宗誠離任時，「無一未結之案，無一未解之款」¹⁰。李鴻章以卓異薦，擢升灤州，他推辭不去。

方宗誠修髯洪聲，儀表堂堂。辭官時，與衡陽彭玉麟同遊石鐘、匡廬，雙雙並立揚子江岸，談古敘今，指點山河，過往行人莫不欽其風采。方宗誠一生撰有《諸經說都》三十三卷、《柏堂集》九十二卷、《俟命錄》、《志學錄》、《讀書筆記》、《講義》合三十五卷，另撰寫、編訂書籍數十種，這與他常年勤奮的治學分不開。

⁸ 《桐城縣誌》第818頁，黃山書社1995年9月版。

⁹ 方守彝：《網舊聞齋調刁集》第十二卷，民國刻本。

¹⁰ 《方存之先生行年錄》，轉引自汪長林〈載道以言 荷之以躬——方宗誠評傳〉，《桐城派名家評傳》第199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四

方宗誠三子方守彝是方令孺的三伯父。「方守彝（1845-1924），字倫叔，號賁初，居士，縣城人。喜網羅舊聞，好為詩文，著有《網舊聞齋調刁集》二十卷。」¹¹室名賁初軒、網舊聞齋等。文辭雅訓，尤擅做詩，與方令孺的父親方守敦為同父同母所生，他倆同為桐城派殿軍人物，方守彝學黃庭堅，方守敦學杜甫，皆卓有成就。

方守彝頗得其父精神風采，舒蕪對他有過很生動的描寫：「政治立場方面，他儘管在清朝並無一官半職，卻以清朝遺老自居，頭上的辮子一直都不剪。民國以後，上海有班清朝的遺老，大都是清朝的大官，有尚書、侍郎，有總督、巡撫，司道更多。我的三伯祖父（即方守彝）只能算一個『布衣』，然而他卻跟這些人都有來往，有詩酒唱和，一點也不覺得不相稱。」¹²

初讀這些文字時，我自然想像不出這位「在野名流」的風采，但是有一天我在看沈曾植資料時，無意中看到了方守彝的名字，所以當最新出版的《沈曾植年譜長編》一拿到手，在還不知道有人名索引時，我便從沈曾植到安徽任上一頁頁地翻看著，果然看到其中有不少是方守彝與沈曾植等人的唱和，等到後來方守彝僑居上海，他繼續和滬上這班人交遊來往，他們之中，就有赫赫有名的鄭孝胥、陳三立等。後來，我有機會讀到方守彝的詩集《網舊聞齋調刁集》，看到更多的詩詞唱和時，當然一點不驚訝了。

《網舊聞齋調刁集》的書名是羅振玉題寫的，為他詩集題跋的人則更多，姚幕庭、吳汝綸、陳三立、沈曾植等等。

從桐城派傳人再到清朝遺老，粗粗想來，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我從方守彝與吳汝綸的通信中，看到了方守彝的另一面。他們都關心

¹¹ 《桐城縣誌》第 884 頁，黃山書社 1995 年 9 月版。

¹² 《舒蕪口述自傳》第 18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